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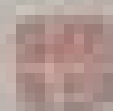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張其



厶

解

八

傳

鋪

齋

壯

正

左傳杜解集正自序

自漢宋之學分黨同伐異經學與理學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學也漢鄭君經傳洽孰六藝之宗匪獨其學重也粹然純儒品行卓絕千古雖宋之理學名臣無以過之鄭君從張恭祖受左傳劉義慶世說稱鄭君注春秋傳未成遇服子慎盡以已所注與之遂成解誼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晉杜預撰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冲遠謂服劣與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已說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鄙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尙服氏江南學尙杜氏唐孔氏依杜解作正義服

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矣梁崔靈恩後魏衛冀隆皆申服難杜隋劉炫規杜過百五十條今其書皆佚不傳元趙汭撰左傳補注略辨杜氏之非未暢其說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醜悖禮傷義忍於短喪飾非怙惡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其論可謂不朽矣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奸摘伏駁斥無遺其全書未及梓行余從友人處假得原稿亟甄錄之尤足箴杜癖之膏肓也夫經學者聖學之宗心術傾

邪而謂能發明經義者必不然矣自唐孔氏作疏阿附杜說
千有餘年莫之是正大義晦盲如入闇室愚爲杜解集正匪
好爲非毀前儒蓋欲扶翼正學昌明世教必如是而後左氏
之傳可讀春秋之經可明也嗚呼經學之不明遂爲政教彝
倫之害而儒術因之日歧其患匪淺愚正杜氏之失所冀後
之學者正世道以正人心慎毋歧經學理學而二之以流爲
僞學也

咸豐六年歲在丙辰十有一月長至日山陽丁晏自敘

身一月昇至日山

自山世以五人心對世效學而學而二文以備
之書而對物因之日效其惠而對愚五世乃之夫而
之對可謂齊心之微可謂出熟而學之不問證而如
以爲非是而對證而并其五學昌則世遂及故墨而
下齊對而莫之長其大德而可取人謂世也然其
既而前指其即證其否必不然矣自謂此乃其國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總論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時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

北史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又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南史王元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又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傳條議以明之

隋書經籍志左傳述議四十卷劉炫撰唐書藝文志劉炫規

過三卷

唐孔穎達正義曰梁諸儒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天監中崔靈恩申服難杜著杜氏條例十卷劉炫實爲翹楚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百五十條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自成一書晏案朱子謂杜氏不看經文其說最確杜氏阿附傳文於春秋本經之旨實全不理會也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違悖經旨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少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宋劉易撰春秋經傳韓琦贈詩曰何休杜預范甯離經附傳以臆箋

吳萊春秋釋例後序曰晉杜元凱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氏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亡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元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

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尙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

元陳則通春秋提綱曰左氏之夸固可惜杜氏之諛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

元趙汭左傳補注序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脩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

焦循春秋左傳補疏序曰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旣目見成濟之

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
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
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正儉李豐王經則仇
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託
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
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
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之恩而
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
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
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
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

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

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而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
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
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蝨賊也晏案焦氏糾
杜氏之謬挾其行事窮其隱微如鑄鼎而象姦回然犀以燭
幽怪發前人未啟之祕真有功世教之言也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序曰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
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
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枯樹之枿雖春不
榮塊然於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
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範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
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

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學士端居匡
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遣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騶夾
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
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點竄傳致雜
術以蠱世主以脅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
羣不逞者戟腕呿舌而起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妙
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瓢而
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
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於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
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
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袴之家習纂殺

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獗之說是其於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理沒於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燄爲雞爲狗且蓬蓬於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尙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魏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枵然無所得於漢學蜣蜋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顯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杲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僂惡纔辨章頭便欲倚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哆然弄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夷於附枝綴肱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